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一

奉議郎武學博士



食貨

田制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
穀旅生麻苽尤盛野蠶成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
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紀

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
互相增減迺詔下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
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
饒豪右侵刻羸弱特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

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
趨吏不肯伏低言於長壽街帝聞之怒時東海公陽年十
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教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
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可南帝城多近臣南陽
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
迺實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
田不實不獄死傳

章帝建初三年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指田數千頃每拾
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御縣
拾是奸吏踰踏無所容詐彭迺上言且令天下齊同其制
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傳

王景為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
常不足郡界有叔孫敖所起荀被稻田景迺驅率吏民修
起蕪廢教用犁耕田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傳

仲長統昌言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餘合布於州郡田畝連
於方國榮樂過於封君力勢侔於守令雖由禁網疎闊蓋
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詔張大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
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田也今當限
夫田以斬蕪並去未作以本本業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
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斛木為甚多一歲之門則有數年
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詒廣愛辛之賜酒未能盡
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失未運三

年校計焉。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也。日猶况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社。諸侯續一四夷，漢取其素，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曰無常，王氏無常，居吏食曰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吏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一大家，勿令通制。其地草有者，盡曰官田，吏堪農事，迺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後必為奸也。傳

荀悅論曰：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百一而稅，可謂解矣。然豪富強人占田，踰侈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

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一惠不下通，而感福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迺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荀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寡，疆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日視現之者，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即未悉脩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正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宜亦手。雖古今里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賈政論曰：昔聖人紛口耕耨，地各相副。今有

徐充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
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徒貧
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聞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
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
二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
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冲帝永和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
三十畝百單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

八畝

並即
志主

租稅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
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
稅一如舊制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
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
之用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
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成便帝然之有詔
施行暉復獨奏曰王 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今

布帛為租則吏多姦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芋言為然朱暉傳

安帝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只算

威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畝稅畝錢畝也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並紀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畝十錢陸康上

疏曰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有民物以營無用之

銅人損合聖成自蹈亡國之法哉傳

美賦

漢法常以八月美入

見皇后紀按西都之制民年十五至五上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美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美賦故丙漢率用八月美人也

明帝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美紀下同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美三年

二年正月詔曰今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美三歲今諸侯集

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美一歲著以令為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美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美

威帝永壽元年復太山琅邪更美

口賦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

食天子其三錢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光武紀注

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遮稅勿收紀同

安帝元初六年會稽大疫除田租口賦

建光元年郡國被災其者勿收口賦

順帝永建元年勿收漢陽田租口賦

陽嘉元年勿收更糧口賦

永和三年金城隴西地震被害尤甚者勿收口賦

更賦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殘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
送為之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故之月
二千是謂殘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
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
戍又行者當曰戍三日不可往更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

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明帝紀注

明帝即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羗復是歲更賦永平

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

和帝永元五年流民就賦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十四

年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三歲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美

元初元年詔除三賦更賦口美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陽嘉

元年勿收冀州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

威帝永壽元年復太田琅邪更美

永平五年復元氏租更賦

調度

大司農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

足百官志

明帝即位救隴西勿收今年租調

成帝延熹九年詔歲比不登其令大司農今歲調度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收紀並

財用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與四月上月且見錢谷薄其通未畢各且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大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

漕穀

百官志

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心尚書張言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賦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五下之用又監食之急者難貴人不得不預官可自鬻人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未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復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

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監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芳言為然朱暉傳

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万万竇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万紀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万兩歲歲七千四百八十万

威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君以騎五十步万人中三千兩三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傳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

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紀

中平二年中常侍張遜趙忠說帝歛天下田晦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趨恐動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廼徒皆貴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名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二百万直被詔輒然曰為民父母而及剝削百姓以稱時永吾不忍也辭疾不听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當於西園引司農金錢增帛俸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威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

藏奇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張遜傳

時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者為

遵行費中府內府地連尹也貢獻殊別呂強上疏諫曰天

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尚方歛

諸都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縵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中

聚中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

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呂強傳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調民日畝歛十錢而比

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見曰夫什一而稅周謂之

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

蠲文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民物以營無用

之銅人損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留神省察改敝從善

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讚康援引亡國以璧

聖明大不敬

陸康傳

錢幣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泉金粟建武初馬援在隴西上

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亭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

遂寢及後還從公府求得前奏准十餘條迺隨牒解擇更

其表言帝從之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馬援傳

建武時長安鑄錢多姦弟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論

平銓衡止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傳

威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
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
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此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
機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
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蓋民可百年無貨可不以朝
有飢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錢治之便或徵因緣行許
以賈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禍於是乎生蓋萬人鑄
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
以陰陽為炭萬物為網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
足無厭之求也夫豁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錢 齊貨

以收其弊此猶養漁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
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
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職三光之文耀
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燦然皆見無有疑惑
者矣當今地廣而不耕民衆而無所食却小競起進東國
之位薦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飢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
役夫窮匠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鬻應云合八
方分崩中夏魚貴雖方尺方之錢何能有收其危帝竟不

鑄錢
劉陶傳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費已甚
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西去及京師亂錢果流布四海

官者傳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錢銖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非廉銅馬之屬以充鑄馬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輸理文章不使人用董卓傳

鹽鐵

郡有監官鐵者官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官志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陳以為不可詔教切貴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傳

元和三年地卒安邑觀鹽池

記

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鹽食之

急者難貴

不得不預官可自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未

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

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奏獨曰鹽利歸官

則人窮怨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

朱暉傳

和帝即位詔曰者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推收鹽鐵之利以

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

未實

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

安不忘危探現舊典復收鹽鉄款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

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為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

罷鹽鉄之禁縱民莫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勃利吏二

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紀

永平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秩官紀

禁沽酒

和帝永平元十六年二月己未詔免務冀徐四州比年西
多傷稼禁沽酒同紀下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沽酒

成帝永興二年詔曰朝政夫中云漢作旱蝗蟲滋蔓饑
荐臻起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罷貢獻

建武十二年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
所獻御令猶未止非徒有孫養道擇之勞至迺煩擾道上
疲費過所其令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万口實所以薦克

宗廟自如舊制紀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

駕鼓車劍賜騎士循吏序

野王歲獻甘醪膏錫每輒擾人吏以為市樊儻臨縫奏乞

罷之罷之明帝從之本傳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水綺方室教吹綸絮細齊有三官今省

田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

絕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羗縣接南海迺上書陳狀和帝下

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受民之本其

勅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安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詔省成郡國貢獻大官口食並紀

順帝永建四年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正
大官臧膳珍况不御而桂陽太子文馨不惟竭忠宣暢本
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並紀袁紀作
漢陽都尉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一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二

兵上

光武中興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初南頓令欽生三男續仲秀隆準日角腕人李守好載紀
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
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
室獨劉伯升兄弟此受容衆可興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
遣軼往迎秀相與結約定謀議歸春陵舉兵凡得子弟七
八人從新市平林兵與共攻宛漢兵大敗新市平林兵欽
解去續患之會下江兵至演說下江將王常以合從之利

常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更始元年正月漢兵遂圍宛春六載戾曾孫元字聖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女已十餘万無所統一欲立劉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氏向新市平林將率樂放縱憚續威明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聖公即皇帝位朝群臣羞愧流汗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三月偏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鄧陵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平定山東縱兵圍昆陽秀發兵俱進自將布騎千餘為前鋒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佐也漢兵連勝遂殺王尋莽兵大潰王邑嚴尤陳茂乘死人度出逃去盡獲其軍寶輜重於是海內豪

傑欣然嚮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以大詔命更始殺劉續遣將攻武關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宣平城門入已酉城中少年趨謹並和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廷承明莽避大宣室殿施席隨斗柄向坐曰天生德於乎漢兵其如子何康成且群臣扶莽之漸臺鋪將衆兵上臺漸莽首分莽身節解嚮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博莽首詣宛泉於是百姓共提擊之或具食其古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即鄆下者王即自主為天子趙國以比遠東以西望風嚮應二年大司馬秀以王良新盛乃此狗齧移檄邊郡共繫即鄆鄆縣還復嚮應四月進功即鄆連戰被之王霸追斬王即更使遣使立秀為肅王令霸兵與

諸將有功者諸行在所景大說曰王卽雖被銅馬赤眉之屬數十百萬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辨之蕭王起坐曰御失言我斬御身曰日姓惠若王莽思復劉氏今始更爲天子向諸將懼命擄掠自心元元叩心更始莽朝功公者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職無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來平不就招始二於更始是時諸賊各領部曲所在寇掠蕭王繫銅馬降之

建武元年蕭王北繫尤來大搶五幅連破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王不許行南到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景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士壤從大王於天石之間者其討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

王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絕望則有歸之思語言甚誠功正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會傷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諸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群臣因復奏請六月王卽皇帝位於鄴南改元大赦九月封更始爲淮南王

臣天麟竊嘗謂光漢之開基以父老之苦秦苛法之久東都之拜造似人心思漢德澤之深夫以高祖孝文寬仁結於人心者若此未泯向莽乃竊窺漢鼎盜有神器三輔豪傑既共起而亡之矣當是之時如王卽彭寵方公孫述之徒一夫大呼輒教郡響應者何哉以民心思漢之切而被皆一存劉氏爲辭固不擇賢否不別真

為但樂為之歸附也更始盆子雖以宗室為重所推然皆昏庸無立夫身盜賊故卒以無成豈知天命人心固有攸屬帝王自有真直其身濟大業服乘龍而御天也

光武平赤眉

如建國五年琅邪樊崇起兵於莒眾官余人轉入太山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轉掠青徐間恐其眾與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更始二年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安自五關徐且謝祿楊奇從陸渾關西道俱入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鄒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迺入關建武元年赤眉二部俱會弘農經史兵敗赤眉眾遂大集

西向帝賊以名為群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將軍諸將皆稱臣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科恐畏欲啼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史單騎走將相皆降亦眉赤眉下書曰更始降者封為長沙王更始請降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公謝路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乃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自因請竟得封長沙王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道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人教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歸鄒禹乘勝獨克向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命降者曰教千三輔若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益出之張卬等深

以爲慮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光武詔鄧禹
塋之於霸陵長安城中報盡赤眉收執珍寶大縱火燒宮
室布里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置吏士奉守
焉赤眉引兵欲面隗囂遣楊廣繫破之乃復還發掘諸陵
鄧禹遣兵繫之又爲所敗赤眉復入長安禹兵敗走帝遣
馮異伐禹討之異所志布威信群盜多降又詔鄧禹還毋
與群寇爭鋒赤眉無谷自當來無以飽待饑一逸得勞折
菡萏之非諸將憂也無復妾進兵三輔大饑赤眉勞掠無
所得乃引向果歸衆尙二十余萬三年正月鄧禹率鄧弘
等共攻赤眉大爲所敗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
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賊悉衆攻異異縱兵大戰伏兵率

起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繫大破之赤眉於衆東向
宜陽帝親勒兵軍嚴陳以待之赤眉恐遇大率驚震不如
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久待之
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百余人
肉袒降土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赤眉衆尙十万余人帝令縣厨皆賜食帝謂樊崇等曰毋
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相攻失其勝負不欲相強服
也徐宣等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勸誠喜
無所恨也帝怜盆子以爲趙主郎中

光武平漁陽

更始元年宛人鮪寵吳漢亡命住漁陽御人韓鴻爲更始

便徇比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大守事以漢為安樂
令二年王卽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大守景况約寵俱歸
大司馬考

建武二年帝之討王卽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
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
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帝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
二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快不得志嘆曰如此我當為王
但爾者陛下忘我卽是時比州破散而漁陽差全有舊秩
官寵轉以質谷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
欲勵風迹收志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多聚兵谷意計堆
量上詔召寵寵要勸無行遂發兵及自將二萬人攻朱浮

於前帝遣鄧隆助朱浮誘彭寵寵遣輕兵擊隆年大破之
三年涿郡大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建兵帝
遣朱祐暴奔祭遵劉喜討張豐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彭
寵妻數為惡夢卜筮望氣者言兵當從中起寵齋在便室
蒼頭子密年三人因寵臥寐共縛着床斬寵及妻頭詣闕
帝封子密不義侯

光武平齊

史始元年故梁立子之永館洛陽史始封為梁王都睢陽
二年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攻下二十八城拜張步為
輔漢大將軍

建武元年永稱帝於睢陽二年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擊

永破之三年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布為齊王帝方北憂
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十二郡焉蓋延圍睢
陽有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鄧延追之 急永將慶
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莽出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四年
上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於重惠五年蘇茂將兵救見
馬武為茂建新敗龐萌又與董憲建和上詔景奔進討張
步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後彊去下邳還簡陵帝時辛蒙
乃自將輕兵晨夜馳赴龐萌紆勒兵挑戰二十日不能下
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迺率眾進攻挑
城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軍士斬劉紆以降張步聞景奔
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屯祝何鐘城奔渡河

先繫祝阿拔之進攻巨里大破之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
將兵二万守西安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臨菑奔進軍三
城之間先攻臨菑後人之劇其城步與三弟將兵三十万
乃攻奔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懷臺望之視歆等鋒交
迺自引精兵橫突步於城下大破之是時帝在魯聞奔為
步所攻自往救之陳俊謂滄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
以須上來奔日乘輿且到臣子當繫牛醜酒以待百官又
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追至鉅昧水
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後屬目車駕至自勞君群臣大會
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
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向韓信襲繫已降將軍獨拔勅

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帝進幸劉景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
蘇茂將万余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絳為
列侯步遂斬茂諸果奔軍門內祖降昇入據其城衆尚十
余万輜重七十余兩皆罷遣歸御里封步為安永侯昇復
引兵至城陽降五收余黨齊地惠乎

光武平隴蜀

更始初誠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君囂囂至長安後復逃
歸天水招集其衆與修四業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
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馬授班彪之屬為賓客出此名
震西州

建武元年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盡有益州之地囂使馬

援往觀公孫述述盛陳陛衛以延援曰此子何足矣稽天
下士手歸謂囂曰子陽升底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專意采
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曰天下反覆盜名自者不可勝
數今見陛下恢廣大度何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公
孫述聚兵十万人數遣將問出囂與馮異各執共推挫之
述遣使以大司空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繫之以故蜀兵
不復比出初竇融日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乃從隗
囂受建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
使辨士說融與隴蜀合從融召豪傑議皆曰皇帝姓名見
於國書它姓始未能當也融遂決策遣劉鈞奉書請洛陽
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

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右左便有輕重因授融為涼州牧
時關中諸將教言蜀可繫之狀帝以示囂囂言三輔單蜀
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恃兩端不顧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
祝正君臣之宜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遣長子恂隨
歙詣關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鍋羗侯六年帝積苦立問以
隗囂遣子入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田且當置兩
子於度水休諸將於洛陽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
冀以威眾帝廼詔隗囂欲欲從天水伐蜀囂言白水險阻
棧閣敗絕須其恩執乃攻之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
四月上辛長安遣景奔芳將軍從隴道代蜀五月隗囂遂
發兵反使王允將通將二万余人下龍為異乘其不亦卒

繫巡軍大破之際尊亦破王允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畔
囂囂知帝審其許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七年述立囂為
朔寧王遣兵為之援執八年來歙將二十余人襲洛陽斬
囂芳將金梁囂自悉其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助
之累月不能不閤四月帝自將征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
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言囂將師有崩之勢
兵進有必破之狀人於帝前聚朱烏山谷指畫形勢帝曰
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教道上隴召告囂曰若束手
自指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欲遂為黠布亦自任也囂終
不降於是誅其子物囂窮困恚憤而卒王允周宗立囂少
子純為王大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也長安馬援之之

副八月歛率馮異五軍將討隗純於天水十月攻破落門
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十一月 彭吳漢劉隆伐蜀募攻
浮橋因飛炬焚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夏來歙
與蓋延等克下辨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帝門大京以馬
或帝之帝自將征公孫述七月次長安岑彭尺拔武陽勢
若風雨蜀地震駭臧公繁進岑彭大破之其衆悉降十月
公孫述使刺客夜刺殺岑彭吳漢自夷陵沂江而上伐公
孫述及攻廣都大破之漢與述戰於廣都城都之間八戰
八克遂軍于其郭思公孫述因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
曰男兒當死中永生可坐窮手乃悉散金帛募敢元士五
年 以配岑岑繫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臧官軍咸陽

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官大戰岑三合三聖自
且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平唐郡將甄
卒數萬繫之述兵大亂高平刺述洞背墮馬其夜死延岑
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尽臧公孫氏并族延岑上詔賈融
入朝吳漢自蜀振旅而還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三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兵中

宿衛

光祿勳卿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著即更直
執戰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五官中郎將一人本
注曰注五官郎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本注曰皆
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戰宿衛殿門出克車騎在議郎
不在直中

左中郎將本注曰主左着郎中郎侍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本注曰主右着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

員

虎賁中郎將本注曰主虎賁宿衛

前書武帝直其門平帝更名虎賁蔡賢漢儀曰

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元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又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王奔以右有勇士孟賁故名馬

左右僕射左右陞長各一人本注曰僕射掌虎即習射陞

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即中虎賁侍郎虎賁即中

節從虎賁本注曰皆無桀掌宿衛侍從虎賁久者轉廷才

能差高至中郎羽林中郎將本注曰無員主羽林郎

漢末又有

四中郎將將師師征伐不知何時置董卓為東中郎將盧推為此中郎將曹操為南中郎將

羽林郎本

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

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陞巖下室

中故號巖郎

纂買漢儀曰羽林郎百七十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

羽林左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左騎

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官

屬吏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本注曰王羽林在騎丞一人

騎都尉本注曰無員本監羽林騎

並百官志

衛士

衛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宮門衛士

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北宮衛士

左右都侯一人本注曰掌劔戟士徵循官

並百官志

饗遣故衛士儀

見禮類

胡廣四衛尉循行宮中則金吾徵於宮外相為表裏

百官志注

金吾緹騎

執金吾緹騎二百人

北軍五營

北軍中侯一人本注曰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馬司一人

越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馬司一人

步兵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馬胡騎司馬各一人本

注曰掌宿衛主鳥旦騎

射聲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馬司一人

並百官志

右屬北軍中侯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

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侯

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將軍領兵

將軍不嘗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一大將次驃騎將軍次

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

征伐事訖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

一人軍司馬一人即下有曲曲有軍侯一人曲下有純純

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都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

侯皆為副二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

直門有門侯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

軍侯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

兵事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水刺刺姦生罪法

知百官

城門兵

城門校尉一人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侯一人
志百官

黎陽雍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
監之又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京州近羗數犯三輔將兵
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竇憲傳注漢官議云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黎陽雍營騎士傳

安帝永初四年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本紀注曰扶風

牙都尉居長安

安帝以羗犯法三輔有園陵之守乃復置又扶風都尉京

兆虎牙都尉百官志按和帝時竇憲已發雍營騎士而

順帝永建元年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紀

西園軍

靈帝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

為中軍校尉傳云鮑鴻為下軍校尉曹操為典軍校尉趙

尉夏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

於碩本紀並注

郡國兵

突騎

奔命

積射

光武繫中山所逼發奔命兵本紀注云舊郡國皆有材官

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

遣吳漢繫諸賊北發十郡兵紀又吳漢傳云發十郡突騎

吳漢說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共聞也

建武五年張純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監諸

將營傳

六年省諸郡都尉并取太守無都試之後百官志

七年三月下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積勇且罷輕車

騎士村官按舡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五紀

光武使宗鈞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劉尚尚傳

明帝永平二年諸王來會辟雍事畢 蕃詔就國從以虎

賁官騎賁官儀賜賜中山至馬上疏薛報曰凡諸侯出竟

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引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

堤前行皆北軍故騎便兵善射方不空發中必央皆所以

重蕃取也王其勿薛中山王傳

梁節王有罪上書還所受虎賁官騎本傳

永平十六年竇固景忠率酒泉燉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羗

胡万二千騎出酒泉景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

羗胡万騎出居延塞祭彤吳堂將河東北地西河羗胡及

南卑於共万一于騎出高闕塞來苗文穆將大原鴈門代

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豆解單万一千騎出

平城塞竇固傳

馬防將諸郡積射士三万人繫羗卒傳

永元六年發八郡迹即征叛胡紀

鄧晨將積射士三千人繫賊積與近同

劉尚將三輔積射討西羌西羌傳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緣邊十二郡兵傳

廣柔縣蠻夷反殺楊長吏即發庫兵繫之楊由傳

安帝永初三年南單于反以大司農何熙將五林五校營

士及發緣邊十郡兵繫之果薄傳緣邊下郡謂五原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

西右北平

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寵雍熙州

郡兵討破之紀下同

元初三年蒼梧葑林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在連督州

郡兵討之

四年解卑寇遼西郡兵與烏豆繫破之

建光元年年初置漢陽七兵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女千人也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

列屯塞下

永和三年九月令扶風漢陽梁甬道塢三石所置七兵順

帝遣燉煌太守張明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班勇繫焉

者王注謂金城燉煌張掖酒泉

威帝延熹三年趙彥言賊屯在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

郡兵討之謂山陽廣漢陽南陽之數也

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發天下諸郡兵征之盧植傳

募罪徒戍邊

明帝永平元年募士半戍隴右賜錢人三万紀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 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
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安子自隨使占者邊縣父
母同產欲相伐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紀下
九年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
占者所在无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
父兄独有母者賜其母錢六万人復其口算

十六年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
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
者恣聽之女子嫁為人妻勿與俱謀反大逆以上不用此
書

十七年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及張掖屬國繫

囚右趾以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章帝初七
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
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具
論

元和元年改元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
妻子自隨占著在所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
城戍七月詔死罪囚記法官丙子赦前而後稱繫者皆減
死勿笞詣金城戍

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和帝永元元年冬十月令郡國施刑輸作軍營其徒出寒

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

威帝和平元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徒遣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徒遣戍

二年減天下死罪一等徒遣戍

徒民資遣

建武十五年徒熙門伐郡上谷吏人六万并口置常閑居

庸閑以東

本紀及吳漢傳列放云常字下合有山字

明帝即位詔遣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已卯赦前一切遣

還遣恣其所樂記

賈宗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徒人在遣者率多貧弱為居人

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在戍者與遣吏三選轉相監

司以摘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欲各顧全死傳

今將

建武四年并馬城楊武將軍發兵繫李憲帝幸壽春設壇

場祖禮遣之

馬成傳注其工氏之子好遠遊故祀以為祖也

建初八年拜班超為將兵長史假破吹懂麾傳

橋元為度遼將軍假黃鉞本傳

持節為將

皇甫規傳

兵法

乏軍

肅宗紀法元軍吳而致缺乏當死刑也

還番

郭高子鴻出塞追胡逢侯坐還番下獄死

晨懦

祭舟伐匈奴坐逼番畏懦下獄免

沮敗

榮參坐沮敗下
獄死見解卑傳

兵器

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

官志下同

考公令主作兵器方弩方鎗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

兵符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
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
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弟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
命歛持威重也聞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
詐偽無由知竟愚以為軍旅尚具賊虜未鈐召兵即宜有
重謹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隣國猶假兵

符以解趙圍若無姬之之仇則其功不显事有煩而不可
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杜謂

安帝遣竇固繫西城詔景東等皆去符傳以屬固傳

馬政

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廐令一人主乘輿及廐中諸馬舊
有六廐中與省約但置一廐後置左駮令廐別主乘輿御
馬後或併省又有收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
界中中具省者唯漢陽有苑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百官志

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還上之因奉曰夫行天莫如龍得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
本國之大用安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

有騎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照然下或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授嘗師事子何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知親見我景不如蔡彤今欲行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入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水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眉髻丁氏身中備此教豕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宜德殿下以為名馬式馬馬援傳授銅馬相法曰水史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頤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服欲克鵬欲小季助欲長垂薄欲原而

緩垂薄服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身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帝欲厚三寸堅如石韉音居者反列欲日牙欲去齒一寸案又多一欲自又汗溝欲深長而深文而當在長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 戊詔有司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廐馬非乘輿常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正月庚申詔越舊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

郡置萬歲苑健為置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廐 東現紀日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始置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錄驥承須受郡國調馬豪右辜催馬

一匹至二百万 辜障也推勇也謂障於人買賣百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廐馬非效祭之用悉出給軍 並紀

本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三



